#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宦官

楊思勗　高力士　李輔國

程元振　魚朝恩劉希暹賈明觀　竇文場

霍仙鳴　俱文珍　吐突承璀

王守澄　田令孜　楊復光

楊復恭

唐制有内侍省其官員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謁者監六人内給事八人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别有五局掖廷局掌宫人簿籍宫闈局掌宫内門禁其屬有掌扇給使等員奚官局掌宫人疾病死喪内僕局掌宫中供帳燈燭内府局主中藏給納五局有令丞皆内官為之貞觀中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

三品官内侍是長官階四品至永淳末向七十年權未假於内官但在閤門守禦黄衣廪食而已則天稱制二十年間差增員位中宗性慈務崇恩貸神龍中宦官三千餘人超授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千餘人然衣朱紫者尚寡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宫禁中官稍稱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監門將軍得門施棨戟開元天寶中長安大内大明興慶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孫百孫院東都大内上陽兩宫大率宫女四萬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

柴者千餘人後李輔國從幸靈武程元振翼衛代宗怙寵邀君乃至守三公封王爵干預國政亦未全握兵權代宗時子儀北伐親王東討遂特立觀軍容宣慰使命魚朝恩為之然自有統帥亦監領而已德宗避涇師之難幸山南內官竇文場霍仙鳴擁從賊平之後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軍欲委宦者主之乃置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分掌禁兵以文場仙鳴為兩中尉自是神策親軍之權全歸於宦者矣自貞元之

後威權日熾蘭騎將臣率皆子畜藩方戎帥必以賄成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元和之季毒被乘輿長慶纘隆徒鬱枕干之憤臨軒暇逸旋忘塗地之冤而易月未除滔天盡怒甲第名園之賜莫匪伶官朱袍紫綬之榮無非巷伯是時高品白身之數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内則參秉戎權外則監臨藩嶽文宗包祖宗之恥痛肘腋之讐思翦厲階去其太甚宋申錫言未出口尋以破家李仲言謀之不臧幾乎敗國何賓之徒轉蹠

讓珪之勢尤狂五十餘年禍胎愈熾昭宗之季所不忍聞臣遍覽前書考茲覆轍試言大較庶竭其源何者自書契已來不無閽寺況垂之天象備見職官即如秦皇漢武宮闈之內宦官以侍宴遊但英睿之君措置斯得及荒僻之主奢蕩是求委番聚蹶橋之徒飾姬姜狗馬之玩外言不入惟欲是從雖並列五侯猶為賞薄遍封萬戶尚慊恩疎苟思捧日之勤遂據迴天之勢及三綱錯亂四海崩離袁本初之入北宮無鬚殆盡石冉閔之

攻鄴下内豎咸誅旋至殄瘁邦家不獨感傷和氣滛刑斯逞可為傷心向使不假威權但趨帷扆何止四星終吉柳亦萬乘延洪昔賢為社鼠之喻不其然乎今録楊思勗已下所行事以為鑒誡云

楊思勗本姓蘇羅州石城人為内官楊氏所養以閹從事内侍省預討李多祚功超拜銀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思勗有膂力残忍好殺從臨淄王誅韋氏遂從王為爪士累遷右監門衛將軍開元初安南首領梅玄成叛

自稱黑帝與林邑眞臘國通謀陷安南府詔思勗將兵討之思勗至嶺表鳩募首領子弟兵馬十餘萬取伏波故道以進出其不意玄成遽聞兵至惶惑計無所出竟為官軍所擒臨陣斬之盡誅其黨與積屍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谿首領覃行璋作亂思勗復受詔率兵討之生擒行璋斬其黨三萬餘級以軍功累加輔國大將軍後從東封又加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十四年邕州賊帥梁大海擁賓橫等數州反叛思勗又統兵討之生擒

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餘黨二萬餘級復積屍為京觀十六年隴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璘等聚徒作亂陷四十餘城行範自稱帝遊魯稱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王割據嶺表詔思勗率永連道等兵及淮南弩手十萬人進討兵至瀧州臨陣擒遊魯馮璘斬之行範潛竄深州投雲際盤遼二洞思勗悉衆攻之生擒行範斬之斬其黨六萬級獲口馬金玉巨萬計思勗性剛決所得俘囚多生剺其面或𠢐髮際掣去頭皮將士已下望風慴

憚莫敢仰視故所至立功内給事牛仙童使幽州受張守珪厚賂𤣥宗怒命思朂殺之思朂縛架之數日乃探取其心截去手足割肉而啖之其殘酷如此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餘

高力士潘州人本姓馮少閹與同類金剛二人聖厯元年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入宫則天嘉其黠惠總角修整命給事左右後因小過撻而逐之内官高延福收為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來三思第歲餘則

天復召入禁中隷司宮臺廩食之長六尺五寸性謹密能傳詔勑授宮闈丞景龍中玄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接以恩顧及唐隆平內難昇儲位奏力士屬內坊日侍左右擢授朝散大夫內給事先天中預誅蕭岑等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同正員開元初加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玄宗尊重宮闈中官稍稱旨即授三品將軍門施棨戟故楊思勗黎敬仁林招隱尹鳳祥等貴寵與力士等楊則持節討伐黎林則奉使宣傳尹則

主書院其餘孫六韓莊楊八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文輝郭全邊令誠等殿頭供奉監軍入蕃教坊功德主當皆為委任之務監軍則權過節度出使則列郡辟易其郡縣豐贍中官一至軍則所冀千萬計修功德市鳥獸詣一處則不啻千貫皆在力士可否故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菓園池沼中官参半於其間矣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後進御小事便決之玄宗常曰力士當上我寢則穩故常止於宮中稀出

外宅若附會者想望風彩以冀吹噓竭肝膽者多矣宇文融李林甫李適之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因之而取將相高位其餘職不可勝紀肅宗在春宫呼為二兄諸王公主皆呼阿翁駙馬輩呼為爺力士於寢殿側簾帷中休息殿側亦有一院中有修功德處雕甍璀璨窮極精妙力士謹慎無大過然自宇文融已下用權相噬以紊朝綱皆力士之由又與時消息觀其勢候雖至親愛臨覆敗皆不之救力

士義父高延福夫妻正授供奉嶺南節度使於潘州求其本母麥氏送長安令兩媼在堂備於甘脆金吾大將軍程伯獻與力士結為兄弟麥氏亡伯獻於靈筵散髮具縗絰受賓弔荅十七年贈力士父廣州大都督麥氏越國夫人開元初瀛州呂玄晤作吏京師女有姿色力士娶之為婦擢玄晤為少卿刺史子弟皆為王傅呂夫人卒葬城東葬禮甚盛中外爭致祭贈充溢衢路自第至墓車馬不絕天寶初加力士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

大將軍進封渤海郡公七載加驃騎大將軍力士貲產
殷厚非王侯能擬於來庭坊造寶壽佛寺興寧坊造華
封道士觀寶殿珍臺侔於國力於京城西北截灃水作
碾並轉五輪日破麥三百斛初寶壽寺鍾成力士齋慶
之舉朝畢至凡擊鍾者一擊百千有規其意者擊至二
十杵少尚十杵其後又有華州袁思藝特承恩顧然力
士巧密人悅之思藝驕倨人士疎懼之十四載置內侍
省內侍監兩員秩正三品以力士思藝對任之玄宗幸

蜀思藝走投祿山力士從幸成都進封齊國公從上皇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戸上元元年八月上皇移居西内甘露殿力士與内官王承恩魏悦等因侍上皇登長慶樓為李輔國所構配流黔中道力士至巫州地多薺而不食因感傷而詠之曰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三月會赦歸至朗州遇流人言京國事始知上皇厭代力士北望號慟嘔血而卒代宗以其耆宿保護先朝贈揚州大

都督陪葬泰陵

李輔國本名靜忠閑廐馬家小兒少為閹貌陋粗知書計為僕事高力士年且四十餘令掌廐中簿籍天寶中閑廐使王鉷嘉其畜牧之能薦入東宫禄山之亂玄宗幸蜀輔國侍太子扈從至馬嵬誅楊國忠輔國獻計太子請分玄宗麾下兵北趨朔方以圖興復輔國從至靈武勸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肅宗即位擢為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仍賜名護國四方

奏事御前符印軍號一以委之輔國不茹葷血常為僧行視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為善從幸鳳翔授太子詹事改名輔國肅宗還京拜殿中監閑廐五坊宫院營田栽接總監等使又兼隴右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宫等使勾當少府殿中二監都使至德二年十二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郕國公食實封五百户宰臣百司不時奏事皆因輔國上決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伺知即加推訊府縣按鞫三

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隨意區分皆稱制勑無敢異議者每出則甲士數百人衛從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肅宗又為輔國娶故吏部侍郎元希聲姪擢女為妻擢弟挹時並引入臺省擢為梁州長史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賜内宅居止上皇自蜀還京居興慶宫肅宗自夾城中起居上皇時召伶官奏樂持盈公主往來宫中輔國常陰候其隙而間之上元元

年上皇嘗登長慶樓與公主語劒南奏事官過朝謁上皇令公主及如仙媛作主人輔國起微賤貴達日近不為上皇左右所禮慮恩顧或衰乃潛畫奇謀以自固因持盈待客乃奏云南内有異謀矯詔移上皇居西内送持盈於玉真觀高力士等皆坐流竄二年八月拜兵部尚書餘官如故詔羣臣於尚書省送上賜御府酒饌太常樂武士戎服夾道朝列畢會輔國驕恣日甚求為宰臣肅宗曰以公勳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國

諷僕射裴冕聯章薦巳肅宗密謂宰臣蕭華曰輔國欲
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不對問裴冕曰初無
此事吾臂可截宰臣不可得也華復入奏上喜曰冕固
堪大用輔國銜之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寢疾宰臣等不
可謁見輔國誣奏華專權請黜之上不許輔國固請不
巳乃罷華知政事守禮部尚書及帝崩華竟被斥逐代
宗即位輔國與程元振有定策功愈恣横私奏曰大家
但内裏坐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怒其不遜以方握禁

軍不欲遽責乃尊為尚父政無巨細皆委參決五月加司空中書令食實封八百戶程元振欲奪其權請上漸加禁制乘其有閒乃罷輔國判元帥行軍事其閑廐已下使名並分授諸貴仍移居外輔國始懼茫然失據詔進封博陸王罷中書令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修謝表閽吏止之曰尚父罷相不合復入此門乃氣憤而言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於地下事先帝上猶優詔荅之十月十八日夜盜入輔國第殺輔國攜首臂而去

詔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程元振以宦者直內侍省累遷至內射生使寶應末肅
宗晏駕張皇后與太子有隙恐不附己引越王係入宮
欲令監國元振知其謀密告李輔國乃挾太子誅越王
并其黨與代宗即位以功拜飛龍副使右監門將軍上
柱國知內侍省事尋代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
兵加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封保定縣侯充寶
應軍使九月加驃騎大將軍封邠國公贈其父元貞司

空毋郄氏趙國夫人是時元振之權甚於輔國軍中呼為十郎元振常請託於襄陽節度使來瑱瑱不從及元振握權徵瑱入朝瑱遷延不至廣德元年破裴戎遂入朝拜兵部尚書元振欲報私憾誣瑱之罪竟坐誅宰臣裴冕為肅宗山陵使有事與元振相違乃發小吏贓私貶冕施州刺史來瑱名將裴冕元勲二人既被誣陷天下方鎮皆解體元振猶以驕豪自處不顧物議九月吐蕃党項入犯京畿下詔徵兵諸道卒無至者十月蕃軍

至便橋代宗蒼黄出幸陜州賊陷京師府庫蕩盡及至行在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諫誅元振以謝天下代宗顧人情歸咎乃罷元振官放歸田里家在三原十二月車駕還京元振服縗麻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任用與御史大夫王昇飲酒為御史所彈詔曰族談錯立法尚不容同惡陰謀議當從重有一於此情實難原程元振性惟兇愎質本庸愚蕞爾之身合當萬死頃已寛其嚴典念其微勞屈法伸恩放歸田里仍乖克己尚未知非既

忘含煦之仁別貯覬覦之望敢為嘯聚仍欲動揺不令之臣共為睥睨妄談休咎仍懷怨望束兵褁甲變服潛行無顧君親將圖不軌按驗皆是無所逃刑首足異門未云塞責朕猶不忘薄劾再捨罪人特寛斧鉞之誅俾正投荒之典宜長流溱州百姓委京兆府差綱遞送路次州縣差人防援至彼捉拘勿許東西縱有非常之赦不在會恩之限凡百寮庶宜體朕懷

魚朝恩天寶末以宦者入内侍省初為品官給事黄門

性黠惠善宣答通書計至德中常令監軍事九節度討安慶緒於相州不立統帥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名自朝恩始也以功累加左監門衛大將軍時郭子儀頻立大功當代無出其右朝恩妬其功高屢行間諜子儀悉心奉上殊不介意肅宗英悟特察其心故朝恩之間不行自相州之敗史思明再陷河洛朝恩常統禁軍鎮陝以殿東夏廣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代宗幸陝時禁軍不集徵召離散比至華陰朝恩大軍

遽至迎奉六師方振繇是深加寵異改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時四方未寧萬務事殷上方注意勲臣朝恩專典神策軍出入禁中賞賜無算朝恩性本凡劣恃勲自伐靡所忌憚時引腐儒及輕薄文士於門下講授經籍作為文章粗能把筆釋義乃大言於朝士之中自謂有文武才幹以邀恩寵上優遇之加判國子監事光祿鴻臚禮賓内飛龍閑廄等使赴國子監視事特詔宰臣百寮六軍將軍送上京兆府造食教坊賜樂大臣羣

官二百餘人皆以本官備章服充附學生列於監之廊下待詔給錢萬貫充食本以供學生廚料朝恩恣橫求取無厭凡有奏請以先允為度宰臣未有其比大厯二年朝恩獻通化門外賜莊為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仍請以章敬為名復加興造窮極壯麗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費乃奏壞曲江亭舘華清宮觀樓及百司行廨將相没官宅給其用土木之役僅逾萬億三年讓判國子監事加韓國公章敬太后忌日百寮於興唐寺行香朝恩

置齋饌於寺外之車坊延宰臣百寮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戸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衎以正言折之朝恩不悅乃罷會後嘗釋奠於國子監宰臣百寮皆會朝恩講易徵鼎卦覆餗之義以譏元載載心銜之陰圖除去之上以朝恩太橫亦惡之載欲伺其便巧中傷之乃用心腹崔昭為京兆尹伺朝恩出處昭不恡財賂潛與朝恩黨陜州觀察使皇甫溫相結溫與昭協自是朝恩動靜載皆知之巨細悉以聞上益怒朝恩

未之察曰以驕横載奏加朝恩實封又加皇甫溫權位以肆其欲五年朝恩所昵武將劉希暹微有過忤上諷之詔罷朝恩觀軍容使加實封通前一千戸朝恩始疑然每朝謁恩顧如常亦不以載為意會寒食宴近臣朝恩入謁先是每宴罷必出還營是日有詔留之朝恩始懼言頗悖慢上亦以舊恩不之責是日朝恩還第自經而卒劉希暹亦下獄賜死

希暹出自戎伍有膂力形貌光偉以騎射聞朝恩用之

為神策都虞候封交河郡王善候朝恩意旨深被委信
累遷至太僕卿與兵馬使王駕鶴同掌禁兵所為不法
諷朝恩於北軍置獄召坊市兇惡少年羅織城內富人
誣以違法捕置獄中恣酷考訊録其家產並没於軍或
有舉選之士財貨稍殷客於旅舍遇横死者非一坊市
苦之謂之入地牢捕賊吏有賈明觀者尤凶蠹以屢置
大獄家產巨萬希暹黨之地在禁密人無敢言者朝恩
死上寛宥之以素志非順慮不見容常自疑懼與王駕

鶴聯職希暹辭多不遜駕鶴純謹上信任之至是以希
暹語上聞乃誅之
賈明觀者本萬年縣捕賊吏事希暹恣為兇惡毒甚豺
狼朝恩希暹既死元載復受明觀姦謀潛容之特奏令
江西効力明觀將出城百姓數萬人懷磚石候之載令
市吏止約明觀在洪州二年觀察使魏少遊容之及路
嗣恭代少遊至郡之日召明觀笞殺之識者減魏之名
多路之正朝恩素待禮部尚書裴士淹戶部侍郎判度

文第五琦二人亦坐貶官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在東宮事德宗初魚朝恩誅後內官不復典兵德宗以親軍委白志貞志貞多納豪民賂補為軍士取其傭直身無在軍者但以名籍請給而已涇師之亂帝召禁軍禦賊志貞召集無素是時並無至者唯文場仙鳴率諸宦者及親王左右從行志貞貶官左右禁旅悉委文場主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德宗還京頗忌宿將凡握兵多者悉罷之禁旅文場仙鳴分統

焉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以帥禁軍乃以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神策護軍中尉右神威軍使張尚進為右神策中護軍内謁者監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自文場等始也時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藩鎮節將多出禁軍臺省清要時出其門文場累加驃騎大將軍是歲仙鳴病帝賜馬十匹令於諸寺為僧齋以祈福久病不愈十四年倉卒而卒上疑左右小使正將食中加毒配流者數十人仙鳴死

後以開府内常侍第五守亮為右軍中尉文場連表請致仕許之十五年已後楊志廉孫榮義為左右軍中尉亦踵竇霍之事怙寵驕恣貪利冒寵之徒利其納賄多附麗之至於貞元末宦官復盛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與韋執誼謀奪神策軍權乃用宿將范希朝為京西北禁軍都將事未行為内官俱文珍等所排叔文貶而止俱文珍貞元末宦官後從義父姓曰劉貞亮性忠正剛而蹈義順宗即位風疾不能視朝政而宦官李忠言與

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於帝復宣之於忠言忠言授之
王叔文叔文與朝士柳宗元劉禹錫韓日華等圖議然
後下中書俾韋執誼施行故王之權振天下叔文欲奪
宦者兵權每忠言宣命内臣無敢言者唯貞亮建議與
之爭知其朋徒熾慮隳朝政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珍
尚衍解玉等謀奏請立廣陵王為皇太子勾當軍國大
事順宗可之貞亮遂召學士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入
金鑾殿草立儲君詔及太子受内禪盡逐叔文之黨政

事悉委舊臣時議嘉貞亮之忠藎累遷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憲宗思其翊戴之功贈開府儀同三司

吐突承璀幼以小黃門直東宮性慧敏有才幹憲宗即位授內常侍知內省事左監門將軍俄授左軍中尉功德使四年王承宗叛詔以承璀為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等使內侍省常侍宋惟澄為河南陝州河陽已東館驛使內官曹進玉劉國珍馬

江朝等分為河北行營糧料館驛等使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為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憲宗不獲已改為充鎮州已東招撫處置等使及承璀率禁軍上路帝御通化門樓慰諭遣之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為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為承宗求節鉞乃誘潞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及承宗表至朝廷議罷兵承璀班師仍為禁軍中尉段平

仲抗疏極論承璀輕謀弊賦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
獲已降為軍器使俄復為左衛上將軍知内侍省事時
弓箭庫使劉希先取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十萬以求
方鎮事發賜死辭相告訐事連承璀乃出為淮南節度
監軍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性狂險投匭上書論希先
承璀無罪不宜貶戮諫議大夫知匭事孔戣見涉疏之
副本不受其章涉持疏於先順門欲進之戣上疏論其
纖邪貶涉硤州司倉上待承璀之意未已而宰相李絳

在翰林時數論承璀之過故出之八年欲召承璀還乃罷絳相位承璀還復為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議請立澧王寛為太子憲宗不納立遂王宥穆宗即位銜承璀不佑已誅之敬宗時中尉馬存亮論承璀之寃詔雪之仍令假子士曄以禮收葬

王守澄元和末宦者憲宗疾大漸内官陳弘慶等弑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時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定

冊立穆宗皇帝長慶中守澄知樞密事初元和中守澄為徐州監軍遇翼城醫人鄭注出入節度使李愬家注敏悟過人博通典藝碁弈醫卜尤臻於妙人見之者無不歡然注嘗為李愬煮黄金服一刀圭可愈痿弱重膇之疾復能反老成童愬與守澄服之頗効守澄知樞密薦引入禁中穆宗待之亦厚注多奇詭每與守澄言必通夕文宗即位守澄為驃騎大將軍充右軍中尉注復得幸於文宗後依倚守澄大為姦弊文宗以元和逆黨

尚在其黨大盛心常憤惋端居不怡翰林學士宋申錫嘗獨對探知上畧言其意申錫請漸除其偪帝亦以申錫沉厚有方畧為其事可成乃用為宰相申錫謀未果為注所察守澄乃令軍吏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逆申錫坐貶宰相李逢吉從子訓與注交通訓亦機詭萬端二人情義相得俱為守澄所重復引訓入禁中為上講周易既得幸又探知帝旨復以除宦官謀中帝意帝以訓才辯縱横以為其事必捷待以殊寵自流人中

用為學官充侍講學士時仇士良有翌上之功為守澄所抑位未通顯訓奏用士良分守澄之權乃以士良為左軍中尉守澄不悅兩相矛盾訓因其惡太和元年帝令内養李好古賫酖賜守澄秘而不發守澄死仍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涓為徐州監軍召還至中牟誅之守澄豢養訓注反罹其禍人皆快其受佞而惡訓注之陰狡李訓既殺守澄復惡鄭注乃奏用注為鳳翔節度使訓欲盡誅宦官乃與金吾將軍韓約新除太原節度使

王璠新除邠寧節度使郭行餘權御史中丞李孝本權京兆尹羅立言謀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御宣政殿百寮班定韓約不奏平安乃奏曰臣當仗廨内石榴樹夜來降甘露請陛下幸仗舍觀之帝乘輦趨金吾仗中尉仇士良與諸官先往石榴樹觀之伺知其詐又聞幕下兵仗聲蒼黄而還奏曰南衙有變遂扶帝輦入閤門李訓從輦大呼曰邠寧太原之兵何不赴難衛乘輿者人賞百千於是誰何之卒及御史臺從人持兵入宣政

殿院宦官死者甚衆輦既入閤門内官呼萬歲俄而士良等率禁兵五百餘人露刃出東上閤門逢人即殺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等四人宰相及王璠郭行餘等十一人屍横闕下自是權歸士良與魚弘志至宣宗即位復誅其太甚者而閹寺之勢仍握軍權之重焉

田令孜本姓陳咸通中從義父入内侍省為宦者頗知書有謀畧自諸司小使監諸鎮用兵累遷神策中尉左監門衛大將軍乾符中盜起關東諸軍誅盜以令孜為

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十軍等使京師不守從僖宗幸蜀鑾輿返正令孜頗有匡佐之功時令孜威權振天下時關中寇亂初平國用虛竭諸軍不給令孜請以安邑解縣兩池榷鹽課利全隸神策軍詔下河中王重榮抗章論列言使名久例隸當道省賦自有常規令孜怒用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重榮不奉詔令孜率禁軍討之重榮引太原軍為援戰於沙苑禁軍大敗京師復亂僖宗出幸寶雞又移幸山南方鎮皆憾令孜生事令

孜懼引前樞密楊復恭代已從幸梁州求為西川監軍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即令孜之弟也昭宗即位三川大亂詔宰相韋昭度鎮西川陳敬瑄不受代令孜引閬州刺史王建為援建素以父事令孜時建方亂東川聞其召也以西蜀可圖欣然赴之建以所領千餘兵至漢州陳敬瑄以建雄豪難制辭而遣之建曰十軍阿父召予及門而拒鄰藩聞之孰肯相容為予報令公建至此無所歸也遂遣使上表請討陳敬瑄以自効朝廷嘉之即

命昭度為招討入蜀加兵經年無功昭度還京建遂絕棧道不通詔使歲中急擊成都陳敬瑄計窘遣令孜出城與建通和建竟自為蜀帥令孜以義父之故依倚仍舊監軍事既而陳敬瑄遇酖令孜亦為建所殺

楊復光內常侍楊玄价之養子也幼以宦者入內侍省慷慨負節義有籌略為小黃門監鎮兵征討乾符中賊渠黃巢之犯江西復光為排陣使遣判官吳彥宏入城諭朝旨巢即令其將尚君長奉表歸國招討使宋威害

其功併兵擊賊巢怒復作剽朝廷誅尚君長怨怒愈深宋威戰敗復光總其兵權進攻洪州擒賊將徐唐莒詔以荆南節度使王鐸為招討代宋威復光監忠武軍屯于鄧州以遏賊衝京師陷賊節度使周岌受偽命賊使往來旁午岌嘗夜宴急召復光左右曰周公歸賊必謀害內侍不如勿往復光曰事勢如此義不圖全即赴之酒酣岌言本朝事復光因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而規利害非丈夫也公自匹夫享公侯之貴豈捨十

八葉天子而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之可言乎聲淚俱
發岌亦為之流涕岌曰吾不能獨力拒賊貌奉而心圖
之故召公灑酒為盟是夜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
於傳舍時秦宗權叛岌據蔡州復光得忠武之師三千
入蔡州説宗權俾同義舉宗權遣將王淑率衆萬人從
復光收荆襄次鄧州王淑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
分為八都鹿晏弘晉暉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皆八都之
大將也進攻南陽賊將朱溫何勤來逆戰復光敗之進

收鄧州獻捷行在中和元年五月也復光乘勝追賊至藍橋丁母憂還第起復受詔充天下兵馬都監押諸軍入定關輔王重榮為東面招討使復光以兵會之二年七月至河中賊將朱温守同州復光遣使諭之九月温以所部來降時賊將李詳守華州巢寇益盛王重榮憂之謂復光曰臣賊則負國拒戰則兵微今日成敗未可知也公其圖之復光曰鴈門李僕射以雄武振北陲其家尊與吾先世同患難李鴈門奮不顧身自播遷已來

徵兵未至者蓋太原阻路也如以朝旨諭鄭公詔到其軍必至重榮曰善王鐸遣使奉墨詔之太原太原以兵從之及收京城三敗巢賊復光與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難功烈居多其年六月卒於河中時年四十二復光雖黄門近幸然慷慨有大志善撫士卒及死之日軍中慟哭累日身後平賊立功者多是復光部下門人故將也諸假子守亮與元節度使守宗忠武節度使守信商州防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其餘以守為名者數十

人皆為牧守將帥
楊復恭貞元末中尉楊志廉之後志廉子欽義大中朝為神策中尉欽義子三人玄翼玄价玄寔玄翼咸通中掌樞密玄寔乾符中為右軍中尉玄价河陽監軍復恭即玄翼子也以父㓜為宦者入内侍省知書有學術每監諸鎮兵龎勛之亂監陣有功自河南監軍入為宣徽使咸通十年玄翼卒起復為樞密使時黄巢犯闕左軍中尉田令孜為天下觀軍容制置使專制中外復恭每

事力爭得失令孜怒左授復恭飛龍使乃稱疾退於藍田僖宗自蜀還京田令孜出師失律車駕再幸山南復用復恭為樞密使尋代令孜為右軍中尉時行在制置內外經畧皆出於復恭車駕還京授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僖宗晏駕迎壽王踐祚文德元年加開府金吾上將軍專典禁兵既軍權在手頗擅朝政昭宗惡之政事多訪於宰臣故韋昭度張濬杜讓能每有陳奏即舉大中故事稍抑宦者之權上性明察由是偏聽之釁生焉國

舅王瓌頗居中任事復恭惡之奏授黔南節度至吉栢江覆舟而没物議歸咎於復恭上每切齒道復恭復恭假子天威軍使守立權勇冠於六軍人皆避之上欲罷復恭懼守立為亂乃謂復恭曰吾要卿家守立在左右可進來乃賜姓李名順節恩寵特異勢侔樞要乃與復恭爭權每中傷其隂事授順節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大順二年九月詔復恭致仕賜杖屨復恭既失勢欲退止商山别居第在昭化里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為玉

山軍使守信時傒復恭於其第或誣告云玉山軍使與復恭謀亂詔李順節率禁軍攻之昭宗御延喜樓守信以兵拒之順節屢敗際晚守信復恭挈其族出通化門趨興元守信令部將張綰殿其後綰戰敗被擒復恭至興元節度使楊守亮乃糾合諸守義兄弟舉兵以討順節為名天子詔李茂貞王行瑜討之明年守亮兵敗復恭與守亮挈其族將奔太原入商山至乾元縣為華州兵所獲執送京師皆梟首於市李茂貞收興元進復恭

前後與守亮私書六十紙内訴致仕之由云承天是隋
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不要進奉吾於荆榛中援立
壽王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廢定策國老
其不遜如是後復恭假子彥博奔太原收復恭骸骨葬
於介休縣之抱腹山復恭之後宦者西門重遂為右軍
中尉李茂貞初併山南兵衆强盛干預朝政宰相杜讓
能與重遂等謀誅之師興為茂貞所敗重遂被誅乃以
内官駱全瓘劉景宣為左右軍中尉乾寧二年春李茂

貞王行瑜以兵入朝殺宰相韋昭度李谿河東節度使
李克用率師渡河討汾岐二帥軍於渭北駱全瓘與茂
貞宿衛將閻圭脅天子幸岐州昭宗蒼黃幸莎城茂貞
以太原問罪乃誅全瓘閻圭以自解昭宗幸華州宦官
稍徵及光化還宮內官景務修宋道弼復專國政宰相
崔胤深惡之中外不睦宰相徐彥若王摶有度量見其
陰險相傾懼危時事嘗奏曰人君當務大體平心御物
無有偏私偏任偏聽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寵道路目之

皆知此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之陛下
勿泄聖謨啟其姦詐崔胤知搏所奏頗銜之他日見上
曰王搏姦邪已為勑使外應不可在相位二年六月貶
搏官賜死於藍田道弼務修亦賜死以樞密使劉季述
王奉先為兩軍中尉出徐彥若鎮南海崔胤秉政而排
擯宦官季述等外結藩侯以為黨援十一月六日季述
矯詔以皇太子監國遂廢昭宗居東内奪傳國寶授太
子昭宗以何皇后宫嬪數人隨行幽于東宫季述手持

銀檛於上前以檛畫地數上罪狀云某時某事你不從
我言其罪一也其悖逆如此乃令李師虔以兵圍之鎔
錫錮其扃鐍時方凝冽嬪御無被哭聲聞于外穴牆通
食者兩月十二月晦崔胤等謀反正誅季述奉先復迎
昭宗即位改元天復元年其歲十一月朱全忠寇河中
華州陷之京師震恐中尉韓全誨請上且幸鳳翔全忠
追逼乘輿兵圍鳳翔者累年三年正月茂貞殺兩軍中
尉韓全誨張弘彥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等二十二人

皆斬首以布囊貯之令學士薛貽矩送於全忠求和是月全忠迎駕還長安詔以崔胤為宰相兼判六軍諸衛胤奏曰高祖太宗承平時無內官典軍旅自天寶已後宦官寖盛貞元元和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使衛從令宦官主之唯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樞密由是內務百司皆歸宦者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傾覆朝政小則構扇藩方車駕頻致播遷朝廷漸加微弱原其禍作始自中人自先帝臨御已來陛下纂承之後朋儕

日熾交亂朝綱此不剪其本根終為國之蠹賊內諸司使務宦官主者望一切罷之諸道監軍使並追赴闕廷即國家萬世之便也詔曰宦官之興肇于秦漢趙高閻樂竟滅嬴宗張讓段珪遂傾劉祚肆其志則國必受禍悟其事則運可延長朕所以斷在不疑祈天永命者也先皇帝嗣位之始年在幼沖羣竪相推奄專大政於是毒流宇內兵起山東遷幸三川幾淪神器迴鑾之始率土思安而田令孜妬能忌功遷搖近鎮陳倉播越患難

相仍洎朕纂承益相侮慢復恭重遂逞其禍道弼季述繼其兇幽辱朕躬凌脅孺子天復返正罪已求安兩軍內樞一切假借韓全誨等每懷憤惋曾務報讐視將相若血仇輕君上如木偶未周星歲竟致播遷及在岐陽過於羈紲上憂宗社傾墜下痛民庶流離茫然孤居無所控告全忠位兼二柄深識朕心駐兵近及於三年獨斷方誅於元惡今謝罪郊廟即宅宮闈正刑當在於事初除惡宜絶其根本先朝及朕五致播遷王畿之甿減

耗太半父不能庇子夫不能妻室言念于兹痛深骨髓

其誰之罪爾輩之由帝王之為治也内有宰輔卿士外

有藩翰大臣豈可令刑餘之人叅預大政況此輩皆朕

之家臣也比於人臣之家則奴隷之流恣横如此罪惡

貫盈天命誅之罪豈能捨横屍伏法固不足矜舍容久

之亦所多愧其第五可範已下並宜賜死其在畿甸同

華河中並盡底處置訖諸道監軍使已下及管内經過

并居停内使勑到並仰隨處誅夷訖聞奏已令準國朝

故事量留三十人各賜黄絹衫一領以備宫内指使仍不得輒有養男其左右神策軍並令停廢是日諸司宦官百餘人及隨駕鳳翔羣小又二百餘人一時斬首於内侍省血流塗地及宫人宋柔等十一人兩街僧道與内官相善者二十餘人並笞死於京兆府内諸司一切罷之皆歸省寺自是京城並無宦官天子每宣傳詔命即令宫人出入崔胤雖復仇快志國祚旋亦覆亡悲夫

贊曰崇墉大厦壯其楹碣殿邦禦侮亦俟明德宵人意

褊動不量力投鼠敗器良堪太息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魚朝恩傳大臣羣官二百餘人皆以本官備章服充附學生。臣酉按新書大臣子弟二百餘人朱紫雜然為附學生則子弟二字為合此云羣官誤矣

賈明觀傳朝恩希暹既死元載復受希暹姦謀。臣酉按希暹已死當是明觀今改正

楊復恭傳乃糾合請守義兄弟。臣酉按請字無義當是諸字復光傳云諸假子以守為名者數十人即此

所謂諸守也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上至六下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燮憲

校對官中書臣龔禔身

謄録監生臣孫鶴年

謄録舉人臣蔡齊鳴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上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五

良吏上

韋仁壽　陳君賓　張允濟　李桐容

李素立孫至遠至遠子畬　薛大鼎　賈敦頤弟敦實

李君球　崔知溫　高智周　田仁會子歸道

韋機孫岳 岳子景駿 權懷恩叔祖萬紀 馮元常弟元淑 蔣儼 王方翼 薛季昶

漢宣帝曰使政平訟息民無愁歎與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漢代命官重外輕內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作三公世祖中興尤深吏術慎選名儒為輔相不以吏事責功臣政優則增秩賜金績負則論輸左校選任之道皇漢其優隋政不綱彝倫斯紊天子事巡遊而務征伐具寮逞側媚而竊恩權是時朝廷無正人方岳無廉

吏跨州連郡莫非豺虎之流佩紫懷黄悉奮爪牙之毒以至土崩不救旋踵而亡武德之初餘風未殄太宗皇帝削平亂迹湔洗汚風唯思稼穡之艱不以珠璣為寳以是人知恥格俗尚貞修太平之基率由兹道洎天后玄宗之代貞元長慶之間或以卿士大夫涖方州或以御史郎官宰畿甸行古道也所病不能自武德已還歴年三百其間岳牧不乏循良今録其政術有聞為之立傳所冀表吏師而儆不恪也

韋仁壽雍州萬年人也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得罪者皆曰韋君所斷死而無恨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仁壽嶲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內附朝廷每遣使安撫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督寄聽政於越嶲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撫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為牧宰法令清肅人懷歡悅及將還酋長號泣曰天子遣公鎮撫南

寧何得便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為辭諸酋長乃相與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又曰吾奉詔但令廵撫不敢擅住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入朝貢方物高祖大悅仁壽復請徙居南寧以兵鎮守有詔特聽以便宜從事令益州給兵送之刺史竇軌害其功託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遠略不時發遣經歲餘仁壽病卒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為襄國太守武德初

以郡歸欵封東陽公拜邢州刺史貞觀元年累轉鄧州刺史州邑喪亂之後百姓流離君賓至纔朞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多有儲積蒲虞等州戸口盡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曰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疚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唯以安養為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已自慙德薄恐貧乏之黎庶不免饑餒傾竭

倉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絶食若朕奪之分命庶寮盡心匡救去年關内六州及蒲虞陜鼎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逐糧戸到逓相安養迴還之日各有羸糧乃别齎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彼此遞相拯贍不慮凶年二則知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敦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

考司錄為功最養戶百姓不恡財帛已勑下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其年入為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九年坐事除名後起授虔州刺史卒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也隋大業中為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元武縣與其鄰接有人以牸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產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允濟遂令左右

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此是女壻家牛也非我所知允濟遂發蒙謂妻家人曰此即女壻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元武縣司聞之皆大慙又嘗道逢一老母種葱者結菴守之允濟謂母曰但歸不煩守也若遇盜當來告令老母如其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允濟悉召葱地十里中男女畢集允濟呼前驗問果得盜葱者曾有行人候

曉先發遺衫於道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能迴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政績尤異遷高陽郡丞時無郡將允濟獨統大郡吏人畏悅及賊帥王須拔攻圍時城中糧盡吏人取槐葉藁節食之竟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出為幽州刺史尋卒

李桐客冀州衡水人也仕隋為門下錄事大業末煬帝幸江都時四方兵起謀欲徙都丹陽召百寮會議公卿

希旨俱言江右黔黎皆思望幸巡狩吳會勒石紀功復禹之跡今其時也桐客獨議曰江南卑濕地狹州小內奉萬乘外給三軍吳人力屈不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之福御史奏桐客謗毀朝政僅而獲免後隋滅從宇文化及至黎陽轉沒竇建德建德平太宗召授秦府法曹參軍貞觀初累遷通巴二州所在清平流譽百姓呼為慈父後卒於家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北齊梁州刺史義深曾孫也祖騤

散騎常侍父政藻隋水部郎中大業末充使淮南為盜所殺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尚阻奈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自是屢承恩顧素立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

曰此官清而復要貞觀中累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勒部相率内附太宗於其地置瀚海都護府以統之以素立為瀚海都護又有闕泥孰别部猶為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為建立廨舍開置屯田久之轉綿州刺史永徽初遷蒲州刺史及將之任所餘糧儲及什物皆令州司收之唯齎己之書籍而去道病卒高宗聞而特為廢朝一日謚曰平其孫至遠有重名長

壽中為天官郎中内史李昭德重其才薦於則天擢令
知流内選事或勸至遠謝其私恩至遠曰李公以公見
用豈得以私謁也竟不謝遂為昭德所銜因事出為壁
州刺史卒至遠子畬初為汜水主簿處事敏速有聲稱
雖村童厮養之輩一閲之後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
國子司業事母甚謹閨門邕睦累代同居每嵗時拜慶
長幼男女咸有禮節及妻卒時母已先病惟恐傷母意
約家人不令哭聲使聞于母朝夕定省不曾見其憂念

之色士友甚以此稱之及母終過毁卒于喪至遠弟從
遠景雲中歷黄門侍郎太府卿素立從兄子遊道則天
時官至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薛大鼎蒲州汾陽人周太子少傅博平公善孫也父粹
隋介州長史漢王諒謀反授絳州刺史諒敗伏誅大鼎
以年幼免死配流辰州後得還鄉里義旗初建於龍門
謁高祖因説請勿攻河東從龍門直渡據永豐倉傳檄
遠近則足食足兵既總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拊背扼

喉之計高祖深然之時將士咸請先攻河東遂從衆議授大將軍府寀非掾貞觀中累轉鴻臚少卿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塡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檝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内無復水害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鐺脚刺史永徽四年授銀青光祿大夫行荆州大都督

府長史明年卒有二子克構克勤克構天授中官至麟臺監克勤歷司農少卿爲來俊臣所陷伏誅克構坐配流嶺表而死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闕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二十三年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沲河及滱水每歲泛溢漂流居人敦頤奏立隄堰自是無復水患永徽五年累遷洛州刺史時豪富之

室皆籍外占田敦頤都括獲三千餘頃以給貧乏又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尋卒弟敦實敦實貞觀中為饒陽令政化清靜老幼懷之時敦頤復授瀛州刺史舊制大功以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職俱有能名竟不遷替咸亨元年累轉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時洛陽令楊德幹杖殺人吏以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貴也常抑止德幹德幹亦為之稍減四年遷太子右庶子初敦頤為洛州刺史百姓共樹

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于兄之碑側時人號為常棣碑敦實後為懷州刺史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之敦實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終不服藥垂拱四年卒時年九十餘子膺福先天中歷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坐預竇懷貞等謀逆伏誅

李君球齊州平陵人也父義滿屬隋亂糺合宗黨保固村閭外盜不敢侵逼以功累授齊郡通守武德初遠申

誠款詔以其宅為譚州仍拜為總管封平陵郡公君球少任俠頗涉書籍貞觀中齊州都督齊王據州城舉兵作亂君球與兄子行均守縣城事平太宗聞而嘉之擢授游擊將軍仍改其本縣為全節縣君球累補左驍衛義全府折衝都尉龍朔三年高宗將伐高麗君球上疏諫曰臣聞心之病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戀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矣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

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愛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于失國是不愛其内而務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方追乎萬里廣拓南海分為八郡終於戸口減半國用空虛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僻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

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為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其有限之貲貪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既滅即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無聊即天下敗矣天下既敗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為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書奏不納尋遷蔚州刺史未行改為興州刺史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嚴肅人吏憚之盜賊屏跡高宗頻降書勞勉時有吐谷渾犯塞

以君球素有威重轉為靈州都督尋卒官
崔知溫許州鄢陵人祖樞司農卿父義真陜州刺史知
溫初為左千牛麟德中累轉靈州都督府司馬州界有
渾斛薛部落萬餘帳數侵掠居人百姓咸廢農業習騎
射以備之知溫表請徙於河北斛薛不願遷移時將軍
契苾何力為之言於高宗遂寢其奏知溫前後十五上
詔竟從之於是百姓始就耕穫後斛薛入朝因過州謝
曰前蒙奏徙河北實有怨心然牧地膏腴水草不乏部

落日富始荷公恩拜伏而去知溫四遷蘭州刺史會有党項三萬餘衆來寇州城城内勝兵既少衆大懼不知所為知溫使開城門延賊賊恐有伏不敢進俄而將軍權善才率兵來救大破党項之衆善才因其降欲盡坑之以絶後患知溫曰弗逆克奔古人之善戰誅無噍類禍及後昆又谿谷崢嶸草木幽蔚萬一變生悔之何及善才然其計又欲分降口五百人以與知溫知溫曰向論安危之策乃公事也豈圖私利哉固辭不受党項餘

衆由是悉來降附知溫累遷尚書左丞轉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永隆二年七月遷中書令永淳三年三月卒年五十七贈荆州大都督子泰之開元中官至工部尚書少子諤之諤之神龍初為將作少匠預誅張易之有功封博陵縣侯賜實封二百户開元初累遷少府監知溫兄知悌知悌高宗時官至户部尚書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少好學舉進士累補費縣令與丞尉均分俸錢政化大行人吏刊石以頌之尋授秘書郎

弘文館直學士預撰瑤山玉彩文館辭林等三遷蘭臺大夫時孝敬在東宮智周與司文郎中賀凱司經大夫王真儒等俱以儒學詔授為侍讀總章元年請假歸葬其父母因謂所親曰知進而不知退取患之道也𢌿稱疾去職俄起授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咸亨二年召拜正諫大夫兼檢校禮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

國史俄轉御史大夫累表固辭煩劇之任高宗嘉其意拜右散騎常侍又請致仕許之永淳二年十月卒於家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府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慎善同詣善相者曰明公位極人臣而胤嗣微弱蔣侯官禄至薄而子孫轉盛子慎後累年為建安尉卒其子繪來謁智周智周已貴矣曰吾與子父有故子復有才因以女妻之永淳中為緱氏尉鄭州司兵卒繪子捷舉進士開元中歷臺省仕至湖延二州刺史子貴贈揚州大都督

捷子洌渙並進士及第洌歷禮吏戶部三侍郎尚書左丞渙天寶末給事中永泰初右散騎常侍高氏殄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初洌兄弟在父艱廬於墓側植松栢千餘株又同時榮貴人推其友愛洌子錬渙子銖亦進士舉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信都郡公父弘陵州刺史襲信都郡公仁會武德初應制舉授左衛兵曹累遷左武候中郎將貞觀十八年太宗征遼發後薛

延陁數萬騎抄河南太宗令仁會及執失思力率兵擊破之逐北數百里延陁脫身走免太宗嘉其功降璽書慰勞永徽二年授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為善政轉鄖州刺史屬時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州界有山賊阻險刼奪行李仁會發騎盡捕殺之自是外戶不閉盜賊絕跡入為太府少卿麟德二年轉

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俸估外有餘輒以納官時人頗譏其邀名仁會强力疾惡晝夜廵警自宮城至於衢路絲毫越法無不立發每日庭引百餘人躬自閲罰略無寛者京城貴賤咸畏憚之時有女巫蔡氏以鬼道惑衆自云能令死者復生市里以為神明仁會驗其假妄奏請徙邊高宗曰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若死者得生更是罪過竟依仁會所奏仁會總章二年遷太常正卿咸亨初又轉右衛將軍以年老致仕儀鳳四年卒年七十八

謚曰威神龍中以子歸道贈戶部尚書歸道弱冠明經舉長壽中累補司賓丞仍通事舍人內供奉久之轉左衛郎將聖曆初突厥默啜遣使請和制遣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入蕃冊為立功報國可汗默啜又遣使入朝謝恩知微遇諸途便與之緋袍銀帶兼表請蕃使入都日大備陳設歸道上言曰突厥背恩積稔悔過來朝宜待聖恩寬其罪戾解辮削衽須稟天慈知微擅與袍帶國家更將何物充賜望反初服以俟朝恩且小蕃使到

不勞大備之儀則天然之及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默啜深怨遂拘縶歸道將害之歸道辭色不撓更責以無厭求請兼喻其禍福默啜意稍解㑹有制賜默啜粟三萬碩雜綵五萬叚農器三千事幷許之結婚於是歸道得還遂面陳默啜不利之狀請加防禦則天納焉頃之默啜果叛挾閻知微入寇趙定等州擢拜歸道夏官侍郎甚見親委累遷左金吾將

軍司膳卿兼押千騎未幾除尚方監加銀青光祿大夫轉殿中監仍令依舊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討張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旣先不預謀拒而不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執辭免令歸私第中宗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驟除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歲餘病卒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中宗親為文以祭之子賓庭開元中為光祿卿

韋機雍州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父惜洛州别駕

機貞觀中為左千牛胄曹充使往西突厥册立同俄設為可汗會石國反叛路絶三年不得歸機裂裳録所經諸國風俗物産名為西征記及還太宗問蕃中事機因奏所撰書太宗大悦擢拜朝散大夫累遷至殿中監顯慶中為檀州刺史邊州素無學校機敦勸生徒創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為之贊述會契苾何力東討高麗軍衆至檀州而灤河泛漲師不能進供其資糧數日不乏何力全師還以其事聞高宗以為能超

也咸對曰此閒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隄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其為人所思如此十七年遷房州刺史州帶山谷俗參蠻夷好淫祀而不修學校景駿始開貢舉悉除淫祀又通狹路并造傳館行旅甚以為便二十年轉奉先令未行而卒

權懷恩雍州萬年人周荆州刺史千金郡公景宣玄孫也其先自天水徙家焉祖弘壽大業末為臨汾郡司倉

書佐高祖鎮晉陽引判留守事以從義師之功累轉秦王府長史太宗遇之甚厚又從平王世充拜太僕卿累封盧國公卒謚曰恭父知讓襲爵官至博州刺史懷恩初以蔭授太子洗馬咸亨初累轉尚乘奉御襲爵盧國公時有奉乘安畢羅善於調馬甚為高宗所寵懷恩奏事遇畢羅在帝左右戲無禮懷恩退而杖之四十高宗知而嗟賞之謂侍臣曰懷恩乃能不避强禦真良吏也即日拜萬年令為政清肅令行禁止前後京縣令無及

之者後歴慶萊衛邢四州刺史洛州長史懐恩姿狀雄毅束帶之後妻子不敢仰視所歴皆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俄出為宋州刺史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懐恩齊名至是懐恩路由汴州德幹送之出郊懐恩見新橋中途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為德幹大慙時議以為不如懐恩也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尋卒姪楚璧官至左領軍衛兵曹叅軍開元十年駕在東都楚璧乃與故兵部尚書李

逈秀男齊損從祖弟金吾淑陳倉尉盧玢及京城左屯營押官長上折衝周履濟楊楚劔元令琪等舉兵反立楚璧兄子梁山年十五詐稱襄王男號為光帝擁左屯營兵百餘人梯上景風門踰城而入踞長樂恭禮門入宮城求留守刑部尚書王志愔不獲屬天曉屯營兵自相翻覆盡殺梁山等傳首東都楚璧並坐籍沒懷恩叔祖萬紀萬紀性强正好直言貞觀中為治書侍御史以公事奏劾魏徵溫彥博等太宗以為不避豪貴甚禮之

遷尚書左丞封冀氏男再轉齊王祐府長史祐既失德數匡正之竟為祐所殺語在祐傳祐既死贈萬紀齊州都督武都公謚曰敬子玄福高宗時為兵部侍郎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自長樂徙家焉北齊右僕射子琮曾孫也舉明經高宗時累遷監察御史為劒南道廵察使興利除害蜀土賴焉永淳中為尚書左丞元常清鑒有理識甚為高宗之所賞嘗密奏中宫權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則天聞而甚惡之及臨

朝四方承旨多獻符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命於
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偽不可誣罔士庶則天
不悦出為隴州刺史俄而天下岳牧集乾陵會葬則天
不欲元常赴陵所中途改授眉州刺史劒南先時光火
賊夜掠居人晝潛山谷元常至喻以恩信許其首露仍
切加捕逐賊徒捨器杖面縛自陳者相繼又轉廣州都
督便道之任不許詣都尋屬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護
劉延祐剽陷州縣勑元常討之率士卒濟南海先馳檄

示以威恩喻以禍福嗣仙徒黨多相率歸降因縱兵誅其魁首安慰居人而旋雖屢有政績則天竟不賞之尋為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下獄死元常閨門雍肅雅有禮度雖小功之喪未嘗寢于私室甚為士類所稱從父弟元淑則天時為清漳令政有殊績百姓號為神明又歷浚儀始平二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齋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并給與貧士人或譏其邀名

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為苦也中宗時降璽書勞勉仍令史官編其事跡卒於祠部郎中

蔣儼常州義興人貞觀中為右屯衛兵曹叅軍太宗將征遼東募使高麗者衆皆畏憚儼謂人曰主上雄畧華夷畏威高麗小蕃豈敢圖其使者縱其凌虐亦是吾死所也遂出請行及至高麗莫離支置於窟室中脅以兵刃終不屈撓會高麗敗得歸太宗奇之拜朝散大夫再遷幽州司馬以善政為巡察使劉祥道所薦擢為會州

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意見高宗每優納之再轉蒲州刺史蒲州户口殷劇前後刺史多不稱職儼下車未幾令行禁止稱為良牧永淳元年拜太僕卿以父名卿固辭乃除太子右衛副率時徵隱士田遊巖為太子洗馬在宫竟無匡輔儼乃貽書以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煙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遁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海内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

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拾遺補闕臣子恒務僕以不才猶忝廷諜誠以素非德望位班卒伍言以人廢不蒙採掇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飡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將何酬塞想為不達謹書起予遊巖竟不能荅儼尋檢校太常卿文明中封義興縣子歷右衛大將軍太子詹事以年老致仕垂拱三年卒于家年七十八文集五卷

王方翼并州祈人也高宗王庶人從祖兄也祖裕武德
初隋州刺史裕妻即高祖妹同安大長公主也太宗時
以公主屬尊年老特加敬異數幸其第賞賜累萬方翼
父仁表貞觀中為岐州刺史仁表卒妻李氏為主所斥
居於鳳泉別業時方翼尚幼乃與傭保齊力勤作苦心
計功不虛棄數年闢田數十頃修飾館宇列植竹木遂
為富室公主卒後歸長安友人趙持滿犯罪被誅暴尸
於城西親戚莫敢收視方翼歎曰欒布之哭彭越大義

也周文之掩朽骼至仁也絶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乃收其屍具禮葬之高宗聞而嘉歎由是知名永徽中累授安定令誅大姓皇甫氏盜賊止息號為善政五遷肅州刺史時州城荒毀又無壕塹數為寇賊所乘方翼發卒濬築引多樂水環城為壕又出私財造水碾磑稅其利以養飢餒宅側起舍十餘行以居之屬蝗儉諸州貧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為立碑頌美會吏部侍郎裴行儉西討遮匐奏方翼為副兼檢校

安西都護又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門皆屈曲作隱伏出没之狀五旬而畢西域諸胡競來觀之因獻方物永隆中車簿反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救之至伊麗河賊前來拒因縱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麪悉發衆十萬與車簿合勢以拒方翼屯兵熱海與賊連戰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覺者既而所將蕃兵懷貳謀執方翼以應賊方翼密知之悉召會議佯出軍資以賜之續續引去便令斬之會大風又振金鼓

以亂其聲遂誅七千餘人因遣裨將分道討襲咽麪等賊既無備因是大潰擒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域遂定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永淳二年詔徵方翼將議西域之事於奉天宫謁見賜食與語方翼衣有戰時血漬之處高宗問其故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高宗使袒視其瘡歎曰吾親也賞賜甚厚俄屬綏州白鐵余舉兵反乃詔方翼副程務挺討之賊平封太原郡公則

天臨朝以方翼是庶人近屬陰欲除之及程務挺被誅以方翼與務挺連職素善追赴都下獄遂流于崖州而死子珏珣瑨並知名珏瑨開元中皆為中書舍人珣至

秘書監

薛季昶絳州龍門人也則天初上封事解褐拜監察御史頻按制獄稱旨累遷御史中丞萬歲通天元年夏官郎中侯味虛統兵討契丹不利奏言賊徒熾盛常有虵虎導其軍則天命季昶按驗其狀便為河北道按察使

季景先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又有稾城尉吳澤者貪虐縱橫嘗射殺驛使截百姓子女髮以為髢州將不能制甚為人吏所患季景又杖殺之由是威震遠近州縣望風懾懼然後布以恩信旌揚善吏有汴州孝女李氏年八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載每日哭臨無限及年長母欲嫁之遂截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毀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椁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栢數百株

季景列上其狀有制特表門閭賜以粟帛久視元年季景自定州刺史入為雍州長史威名甚著前後京尹無及之者俄遷文昌左丞歷魏陝二州刺史長安末為洛州長史所在皆以嚴肅為政神龍初以預誅張易之兄弟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拜户部侍郎時季景勸敬暉等因兵勢殺武三思暉等不從竟以此敗語在暉傳季景亦因是累貶白桂州都督授儋州司馬初季景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及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協及將之儋州懼

慶立見殺將往廣州又惡楚客乃歎曰薛季㫤行事至是耶因自製棺仰藥而死睿宗即位下制曰故儋州司馬薛季㫤剛幹義烈早承先顧驅策中外績譽昭宣有莊湯之推舉同汲黯之强直屬醜正操衡除其異已横加竄責卒至殂亡言念忠寃有懷嘉悼可贈左御史大夫仍同敬暉等例與一子官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上